

母亲有两条同时买的黑丝帕，是我第一年养桑蚕结束后她用卖蚕茧的钱买的。从此，每逢冬季来临到来年春暖花开，四五个里她都替换着一直到头上。

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那个春天，母亲赶场归来，从布袋里小心翼翼取出一张折叠发黄的报纸，轻轻展开，上面密密麻麻芝麻般布满了灰色虫卵。

我好奇：“妈，这是哪样？”
 “这是蚕蛋，等孵出虫了你来养，要从小养成勤劳和自食其力的好习惯。”

我毫不犹豫回答：“我养！您教我。”
 “养好了抽成丝拿去卖，下半年公社到我们生产队办小学，妈给你买衣服、书包、钢笔，你好好读书，长大了才有出息。”

我从小就总是穿兄长们丢弃后母亲一针一线改制的旧衣服，要是穿上自己攒钱买的新衣服，怕会一晚上都会做好梦。

父亲在二百多里远的公社当领导，多年来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我有两个兄长一个姐一个妹，都相隔四岁。我七岁时，大哥读完初中后回家务农，母亲发现他是个种田的好把式，除了安排他在生产队挣工分，还要负责家里的自留地耕种；二哥则不同，成绩好，读完初中读高中，母亲就安排他周末和两个假期专门负责家庭一年的柴火；姐姐未读书，就做家务，缝缝补补洗衣煮饭之类，凡是农村女孩应做的事都要教会她。我则在念书之外的闲暇时间，春夏季被安排了几个月桑蚕养殖的轻松活，要我自己挣书学费和每年的两套新衣服；其余季节安排给姐当下手，做一些诸如菜园取菜、打猪草、挖洋芋、翻苕藤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总之，不让我闲着。成年后才懂了母亲的良苦用心，要我从小学会勤劳，这使我终身受益。当初母亲安排我养蚕，她是深思熟虑的，因为我敏捷灵巧，如猴儿般最善于爬树；寨子当门那三棵大桑树，她就曾目睹我多次攀爬，那上面的枝丫与桑叶，可以说我是手到擒来；况且，母亲也不想浪费那么多桑叶。

次日，母亲带我到五十平方米木质堂屋的杂物房走，清扫干净，借来二十条长木凳和四卷晒席，将晒席按田字形摆放在堂屋的木凳上，四周及中间留出尺来宽过道，养蚕场地便安排妥当。

母亲将附有蚕卵的报纸折叠放入一件棉袄平铺着加温，吩咐我摘来少许七八寸长的嫩枝与桑叶放在第一个晒席的一角，从公鸡翅膀上扯下两片二十公分长的羽毛。两天后，母亲用羽毛轻轻将已孵化的蚕桑幼虫从报纸上扫落到桑叶上，从清早到深夜，每隔两小时扫一次，以第二、三天为甚，四五天后孵化结束。

母亲指导我，桑叶要一枝一枝逐一采摘，不要浪费。因是首次养殖，三棵桑树的叶片够与不够，还未知晓；同时她还未雨绸缪联系了另一个寨子的几棵桑树备用。

照母亲吩咐，每日上午各采一次鲜嫩桑叶，以次日清早刚好吃完为宜。并严防防范鸡类鸟雀和老鼠的危害，所幸堂屋四周上下密闭，这些天敌都被我拒之门外；五毫米长的幼虫长势很好，十来天就普遍脱了第一次皮，个个增粗一倍。

母亲安排我随蚕虫脱一次皮就将饲养面积扩大一倍，从一铺晒席的二分之一扩到整卷晒席，将正在吞食桑叶的幼虫换个地，然后将碎米粒大的黑色粪便连同蚕皮和干涸了的叶茎清除。

大概到了农历四月中旬，在养殖一个月后，蚕虫脱完第二次皮，体长已达2厘米，筷尖大小，浅灰色，晒席占完四卷中的一卷半。在夜深人静时，能清晰地听见蚕吞吃桑叶的声音，三棵桑树已摘完一棵，一周内至少要清除一次粪便和蚕皮。

母亲夸我做事勤快、认真，我听了高兴，也为母亲给我的许诺暗自充满期待。母亲在我心里，说话历来一言九鼎。在她高兴之余，听她说过：“蚕丝卖了后，如有多余的钱，我要买两条老早就想要的又长又宽的黑丝帕，这帕子轻巧、经得住脏，又暖和。”我心里想着，母亲从来很节俭，这两条黑丝帕她一定盼了许久。

又过去了一些时日，蚕虫脱完第三次皮，体长达四厘米，如孩童拇指大小，已占晒席二卷余。第二棵桑树的桑叶已采摘一半，采叶让我每日耗去四五个小时，每天除了采桑叶就是清扫粪便，没有丁点空闲；但只要想到秋季能穿上新衣服再捧着新书包上学念书，虽劳累，但仍很快活。

母亲为了筹备桑蚕最终的栖息吐丝之所，在端午节到来前，已将自留地里油菜收割后的干涸枝干，在天气晴朗时扛回，放置在偏房干燥处。

母亲的 黑丝帕

◆青山



五月中旬，稻秧的绿已遮盖田野。桑蚕已完成第四次也是它最后一次脱皮，体长渐渐有六厘米长孩童中指粗了。三棵桑树叶片已采完，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尚有十天半月，桑蚕将全身透明，终止进食了。我已顾及不了采叶、投喂、清除粪便的全部活儿，母亲临时安排姐帮忙。看着桑蚕抱着桑叶从叶的边缘顶端一口一口往下吃，然后又回到顶端再往下吃，周而复始，吃完一片立即开始吃第二片，心里由衷高兴，两三个月的艰苦努力，眼看就要有了丰硕成果。在四卷晒席上挤得满满当当，整个堂屋都沉浸在蚕桑的进食声中。

终于有一天，母亲从桑叶吞食速度放缓中观察到了第一条已停止进食的蚕桑成虫，全身透亮，有七八厘米长。母亲说，现在要逐步减少桑叶的投放量，将事先准备好的油菜枝杆朝下枝尖朝上，先沿四周板壁堆放，在一边投叶的同时，认真寻找停止进食的成虫，将它们轻轻地按先后顺序移到油菜枝上吐丝结茧。母亲与姐和我三人，陆续堆放油菜枝和转移蚕食发亮的成虫，又陆续腾空晒席；一周内，堂屋的晒席全部迁出，取而代之的是几排整整齐齐的油菜枝，枝丫挂满了成千上万雪白和浅黄的椭圆形蚕茧。

母亲马不停蹄找到当初的报纸，平铺到簸箕里。此时，最先结茧的成虫几日后吐完最后的蚕丝，已在茧内蜕变成蚕蛹，又经过数日蜕变成蚕蛾，蚕蛾将蚕茧咬开一个小孔，钻了出来。母亲教我立即用事先扫幼虫的鸡羽，将蚕蛾轻轻地扫到报纸上，让公母蚕蛾交配产卵，卵粒附在纸上，留着种卵，来年不用再买。当密密麻麻的卵粒快挤满报纸时，母亲则将未破茧的相

同颜色蚕茧取一部分放入灶台上大锅的沸水中，

锅边放一个圆形米筛，从锅中捞出几根蚕茧，组成一线不间断地抽丝绕到米筛内四周，当锅里只剩下尚未羽化成蛾的棕色蚕蛹时，母亲教姐将米筛中的蚕丝又绕在一个用竹签加工的X形物件上，绕完后取下绑扎成一把，存好，而母亲在姐绕蚕丝的同时，将锅里的蚕蛹盛到一个盆里，将我事先摘好的一筐蚕茧又随即倒入锅里沸水中。整晚，我负责按蚕虫结茧的先后顺序摘取蚕茧和添柴烧水，母亲负责抽丝，姐负责绕丝，各司其职，同时并进。母亲说，之前成熟蚕虫五天移完，我们就必须在五天内将丝抽完绕完，否则蚕蛾一旦咬破蚕茧，就无法再抽丝而被浪费。母子三人分工合作，终于在四五日内将全部蚕茧抽丝结束，三人的手膀早已酸痛，难以抬起。

“第一年没经验，”母亲笑着对我们继续说：“明年只养一半，今年太多了。”

我乐滋滋地问：“妈，我不怕累，明年还养这么多。您的两条丝帕钱够了不？可以给我买衣服和书包了？”

母亲说：“都够了，一年的学费都够了，还要给姐买双鞋。”我调皮地补充一句：“要是这青黄不接的五六月吃上几口猪肉该多好。”

母亲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背着满满一背雪白和浅黄的蚕丝到集镇赶场，卖了蚕丝，在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和草绿色帆布书包与钢笔，给姐买了一双解放鞋，她自己买了两条各两米长三十厘米宽的黑丝帕和五瓶白酒，又去食品站找到熟悉父亲的吴站长，通融买到2斤边角料不成料的猪肉带回家。将手里许多张几元面值的纸币抽出三张酬谢借桑树的那几户人家，请来提供晒席和木凳的两户家长，与我们一家心情愉快地喝酒吃饭，算是庆功宴。

随后几年，春天来临，母亲就开始布置养蚕的事，养殖规模并未减少。由于有了养蚕经验，在后来的养殖中轻车熟路。母亲和两个兄长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空隙，也时而参与饲养。我每天除了中下午上学念书，其余精力全部扑在桑蚕养殖上。

1974年秋季我离家到煎茶中学读书，兄长结婚成家，母亲和二哥要挣工分，姐姐负责家务活，妹妹年幼，家里缺了我这个养蚕的主力，便不再养蚕。

1977年我十四岁读初三时，当了班里的勤工俭学养蚕组长和师傅，带领几个同学在学校礼堂养了许多桑蚕，并受到学校表扬，风光了一回。

在养蚕的五年中，我从童年一天天成长为少年，亲眼目睹母亲为家庭所做的一切，让我深深了解到她统领家庭的超强生存能力，她勤俭持家那风格潜移默化给了她的五个子女。母亲除了给我交学费、买衣服和书包，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巨大的人生精神财富：人，必须勤劳、必须自食其力，适者才能生存！这让我终身受益匪浅。

母亲那暖和又轻巧的黑丝帕，我结婚时清楚地看到它还在我母亲头上包裹着；后来我到企业工作，便无暇留意。她在82岁去世时，我清理她的遗物，都还见着。她对那两条黑丝帕的偏爱和她那勤俭持家的作风，是绝对舍不得轻易丢弃的，以致用了那么久。

“不管是青翠的、枯黄的构树叶，用它来擦洗器皿，可以擦得光洁如新。”记住了母亲的话，后来我也用这法子洗餐具器皿，功效果然不错。构树毛茸茸的叶片比抹布好用，更像是一种温柔的抚摸，抚平了岁月的油腻。

构树的树形很美，有的树干七歪八扭，别致地挺立江岸，因为碧绿的江水映衬，愈发显得婆娑动人；屋檐坎下的构树，如硕大的绿色华盖，盛夏时遮天蔽日。我常常坐在树下歇凉，听老人们用熟悉的方言摆龙门阵，那一刻，心是安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棵经常被我光顾采叶、剥皮的构树，依然浓郁茂盛地傲然挺立在锦江边的张家洞。风吹过，叶片沙沙作响，像是在复述当年的歌谣。

如今母亲虽已不在，但每当看到构树，听到街头巷尾那熟悉的“哲港（现在）我到（在）该（街）上”“刘嬢嬢早！你七（吃）早饭了没？”等方言乡音，便会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觉得她从未走远；她就像身边时常看到的构树一样，在时刻关注着我，这让我做事有了主心骨，有了克服困难的动力。我也记住了母亲的谆谆教诲：“要学习构树皮实、坚韧的精神习性，无论环境多恶劣，都要把生命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心无旁骛，才能活出自我，活出个性”。这就是我一生活为人处世座右铭。

风又起，构树叶落了一地，江边的老人们依旧用铜仁话聊着家常。乡音未远，故人未远，那棵构树，依然在张家洞，替我们守着这座城市，守着这份滚烫的烟火人间，也守着母亲教给我的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而乡音，只要有一声呼唤，就能唤醒沉睡的记忆。

村姑 绝句

◆杨德淮

打猪菜
 满篮猪菜乐哈哈，闲坐溪前掐草芽。
 头上两只羊角辫，一边插朵刺藜花。

上学堂
 洗脸刷牙好繁忙，早餐吃罢喝米汤。
 车路新通校门口，跨上书包去学堂。

发豆芽
 檐外清辉是月华，木瓢浇水响沙沙。
 女儿不顾年纪小，硬要帮忙发豆芽。

数指螺
 姐妹阶前好乐呵，是穷是富又如何！
 摊开两手专心数，几个筲箕几个箩？

放牛
 放学归来不进门，牵牛上岭草深深。
 书声未歇凉风爽，落日含来几片云。

坐电梯
 难得城中坐电梯，全新感受笑咪咪。
 忙从百货公司里，挑件粉红毛衣。

拍照片
 相机拍照倍专心，整理衣襟也入神。
 戴块镀铜钻石表，系条素净白围巾。

思南石林

◆杨学伦

天创美景落思南，多彩石林展奇观。
 阳光照射石俊美，细雨飘洒显清纯。
 浓雾茫茫石出没，风吹绿树吻怪林。
 前呼后拥石聚会，满山遍野展怪形。
 高大矮小各有趣，嬉笑招手逗游人。
 幽深山坡响爽风，山路弯弯野花香。
 排排石柱把你接，座座石形摆排场。
 左看石柱显高傲，右望卧石不张扬。
 展眼望，尽奇石，错落有致各一方。
 平地如林争相站，坡地高低搭肩望。
 风在吹，树在动，风吹绿叶拍石响。
 太阳一出金光洒，各种石形竟光亮。
 路中芭蕉枝叶茂，欢迎游客来赏光。
 进入石林踏仙境，访石问树心花放。

思南石林独具美，同纬度中最有名。
 石芽发育有形态，老年石柱更成形。
 针状细，柱成林，剑形美，塔威严。
 卧石伏地一片片，石林高低勇向前。
 形状各异有特色，发育完好生态平。
 数千亿年慢慢长，风吹雨打渐形成。
 喀斯特石地貌现，连片成景最俱全。
 石树相亲共歌舞，大道小路绕石行。

七言感怀

◆安万阳

红叶颂
 秋风尽染幻妆容，锦树香熏映碧空。
 雀鸟寻欢若有意，彩蝶飞舞心相通。

观思南非遗盛宴有感
 金秋霞蔚彩旗扬，山海乾坤瑞气祥。
 灯跃城乡风采绽，艺耀群芳魅力彰。
 花甜喜宴芳菲醉，民俗非遗锦绣章。
 古郡声威歌盛世，明珠璀璨竞辉煌。

晚秋雨韵
 纤云倚翠漫苍穹，尽染峰林意蕴浓。
 鸟跃枝头摇玉露，风梳细雨赋秋声。

迎新对联

◆杨殿忠

文笔巅峰，腾云驾雾凌绝顶
 古城快马，疾步扬蹄占鳌头
横批：马到成功

寒梅煮酒，三朝元老温灯火
 妙对迎春，一片丹心话岁芳
横批：把酒言春

山舞银蛇，黔东腹地添瑞气
 星驰骏马，锦水江波泛春潮
横批：马年吉祥

踏雪迎风，千里归途乘宝马
 穿云破雾，八方客路驾雄鹰
横批：德江交通

蛇游锦水，碧浪铺开富足卷
 龙跃梵天，黔东绘就振兴图
横批：前程似锦

快马扬鞭，先让游子归故里
 潜龙治水，再推宅男赴他乡
横批：南来北往

瑞雪兆丰年，红梅初开凝香路
 新春辞旧岁，紫燕已至赐福楼
横批：春官赐福

旧符更新，方见枝头添绿色
 米酒初沸，可邀长幼品年香
横批：共享年香

玉水开篇，黔北乘机飞霄宇
 龙城逐梦，德江策马闯神州
横批：机不可失

喜鹊踏梅吟诗作对喝喜酒
 春风剪柳借景抒情送春君
横批：喜上眉梢

梅花朵朵铜仁古城香千载
 佳品连连梵净诗韵满百期
横批：梅花香韵

一马当先拓开新局面
 千祥汇聚描绘好蓝图
横批：马到成功

昨日扬鞭策马
 今朝奋蹄我登峰
横批：策马登峰

东风吹开万里春
 横批：天下皆春

马到功成势头好
 蛇辞福至家道兴

横批：马年吉祥

人欢马啸春将至
 岁吉年康福已临
横批：吉祥多福

构树下的旧时光

◆李紫英

构树，不仅仅是河边、路边的野树，更是刻进童年骨血里的玩伴。“构树”这两个字一出口，便自带一种粗糙而温热的质感，仿佛能瞬间穿透岁月，把我拽回那些被晨雾包裹的清晨。

儿时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母亲的呼唤：“毛崽！起床上学去啦！”那时我们学习负担很重，多数时间都在快乐的玩耍中度过。“掺波啰”（打陀螺）是最喜欢的游戏，时常剥了构树的皮当鞭穗，“掺”得陀螺地疯跑。神奇的是，被剥了皮的构树不久又会长出新皮，看着那光秃秃的树干重新披上绿装，我才明白，这树是真“野”，也是真“硬”。它不挑地，不娇气，给点泥土就扎根，这性子劲儿，活脱脱就是铜仁人的脾气，也是铜仁话的脾气——只要生在这山水间，开口就是那股热辣辣、土得掉渣的亲劲儿。

如今离家远了，耳边少了“掺”陀螺声，可只要一听到一声“毛崽”，心里的那棵构皮树就开始发芽。原来乡音是最肥沃的土壤，无论走多远，总断不了根。

构树叶的妙用，是母亲教给我的“土方子”。小时候被蚊虫叮咬或跌出了包，总是咧着嘴，哭兮兮找母亲解决。母亲就去屋檐坎下采来构树叶，挤出那乳白色的汁液，一边抹在患处，一边用那独特的铜仁口音念叨：“毛崽，你看构皮树，早上被你剥皮掺波啰，下午又要被我采来涂疮包。它痛不痛？肯定痛！但它不声不响，还长得比谁都快。人活一世，哪不受点委屈？受了委屈莫晓得喊痛，要像构皮树一样忍痛割爱，不仅不能给人遮阴乘凉，还能给人止痒止痛，这才叫活得值。你动不动就哭，哪像个男子汉！”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外面受了挫，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闷闷不乐地坐在门坎上生闷气。母亲走过来，指着石缝里一棵被石头压弯了腰的小构树说，遇到挫折莫泄气，受委屈不稀奇。“你看那棵树，被石头压着，长不直，还要被虫咬。但它晓得，光生气没用，得自己找路。你看它的根，为了喝口水，拼命往石缝深处扎，扎得越深，腰杆越硬。等它长大了，皮被剥了能长好，枝被折了能再生，叶被摘了能再发，这才叫本事。人也一样，遇到困难，想办法解决，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扎深根，谁也压不垮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肥皂要凭票供应，更没什么洗洁精。每当家里的几碗盆勺沾了油污脏了，抹布擦不净时，母亲总会院子里大声喊我：“毛崽，去张家洞打点构皮树叶来，我要洗盆！”这一声喊带着长长的尾音，穿过巷弄直抵耳膜。我便飞到张家洞去摘来构树叶。母亲并不急着洗东西，而是先捡起一片枯叶，指着叶面上那层粗糙的绒毛对我说，你看这个叶子，好多毛毛，看起来不精细，可它“吃油”去污。做人也是一个道理，要打得粗，面粗心细，里子厚实才重要，这才叫实在。不能“马屎皮光，里面一包糠”！那时我还小，满眼迷茫地看着母亲像变戏法似的用构树叶将那些腌臢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